



文學的傾伺

呂 莢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的
傾向

呂
熒
著

上海
書報
雜誌
聯合
發行
所

文學的傾向

著者	呂 熒
出版者	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北京·漢口·瀋陽·廣州
發行者	聯營書店
印刷者	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六三弄三號
基本定價	九 元

一九五〇年六月版・版權三冊



序

這本書裏所收集的，是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，這六年裏陸續寫下的一些文字。這些文字寫得很零散，不過，每一篇的寫，回想起來，也約略有線索可尋，大體上是爲了文學傾向和文學問題而作的，所以就用了這個書名。

一九四四年，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，反動派破壞抗戰陣營，壓迫民主運動，黑暗的統治籠罩着非解放區。在這樣沉悶陰霾的局勢下面，文學上遊離革命的現實主義的傾向，更明顯的表現出來。在『人的花朵』裏面，原來試圖探討優秀作家的藝術，提貢文學工作者參考，開展現實主義的路。可是這時候感到了作家畫像的不夠，須要投身在大時代的文學激流裏面，於是開始接觸文學傾向上的問題。

這個問題太大，不是我的力量所及的，也不是我的病室生活所能包容的；不過當時深感到時代之大，戰鬥之烈，而許多作者的作品雖是寫實的，可是沉悶，灰色，貧

乏，單調，沒有生氣，沒有血色，不能動人，也沒有力量。爲什麼這樣呢？大家都很熱心的討論，我也寫了一點意見。後來陸續的就寫了這麼些篇。

起初，這個問題只是間接的，廣泛的，原則上的接觸。談『深廣』，又談『根本的問題』，這兩篇，實際上已經寫下後來的意見的提綱了。這就是第一輯。後來，在客觀形勢的要求下面，終於展開了正面的討論，這就是第二輯的幾篇。

當時在重慶有一個討論，我寫了一篇『藝術與政治』。接着，又和何其芳先生通信討論。在這個討論裏談到的有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缺點，新現實主義和舊現實主義的分野，舊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與中國作家創作的關聯等等，提出了問題的基本的論點。

後來到上海，和潔泯先生又一度談到這些問題，不過那是一個歉收的討論。因爲潔泯先生的論旨不在文學工作和問題本身，而在個人的是非，所以在文章裏不惜用出一些手法，乃至拿出『帽子』來做武器。爲了說明事實和問題的真相，不得不把已經說過的論點重複敘述，已經寫過的文字重行引用，這樣，許多筆墨都浪費在這一方面

去了，問題本身並沒有得到多少開展。●

在一再的討論之後，問題十分的明白。政治傾向和主觀戰鬥精神的提出，有它的意義，但是片面的單純的強調，解決不了問題。問題從實際中產生，所以須要聯繫着實際生活和創作來討論。而在加強創作實踐的要求上，有突破創作方法上『自然主義』傾向的必要。爲了更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，於是又寫了『論現實主義』和『釋「自然主義」』。附帶寫了一篇『「出神入化」之類』，攻擊自然主義的最後的堡壘——『出神入化』的技巧。

在這個討論裏，提到的傾向有公式教條主義，客觀自然主義，主觀主義等，因爲面臨的課題是檢討缺點，所以這些作品的成就方面沒有能給與評價。同時因爲懷着熱切的感奮的原故，所以在文字上缺乏深思的容量和重力，並且有時不免流於粗淺，有

● 正是因此，潔泯先生的兩篇文章——『「客觀主義」私觀』，『正確的揚棄』，沒有收錄進來。答覆潔泯先生的兩篇，『突破自然主義』和『再談突破自然主義』，爲了免除和前面幾篇的重複，文字上略有節刪。

時不免稍稍強烈，不過出自心的深處的真誠的脈流，是在這中間躍動着的，那就是希圖探求文學問題的癥結，求革命文學的前進和再前進。

在這個討論裏也提到左拉和巴爾扎克，這不是如有些人所認為的，對某一個作家個人的『低貶』或『高估』，『輕蔑』或『頌揚』；也並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，只是一個文學史上的論爭。這是一個文學創作方法和創作傾向的論爭。我們之所以屢屢提到左拉和巴爾扎克，這是因為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不同，幾乎是典型的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裏面。用他們的作品做例子，可以給我們具體說明現實主義藝術的特質。這不僅對過去的舊作品作了研究，對將來的新作品也有參考意義的。至於我們不僅是否定左拉的藝術，而且也要越過巴爾扎克的藝術，這是不用說的。

第三輯是論題的另一面，試圖通過作家和作品接觸現實，接觸詩。不過，有一篇敘寫走向人民的詩人的『新的聲音』，沒有能如願寫出來。這裏面的一篇『詩與真』，是聽到聞一多先生被害之後，爲貴陽『時代週報』的『聞一多先生詩輯』寫的小引。出了這個詩輯之後，『時代週報』就被扼死了。這一篇也可以說是一個紀念。

最後，第四輯，『堅持「腳踏實地」的戰鬥』是一個結束。這是讀過『北方文叢』裏的幾部作品之後寫的。我始終覺得文學的問題不是一個片面的問題，也不是一個口號形式上的事，這關聯着從思想，生活到創作上的『根本的問題』。並且，文學問題脫離了實踐，就是空虛的東西。政治傾向，戰鬥精神，非通過真實的人物和事件不能得到表現，非通過典型的藝術不能得到深廣的，詩的表現。否則，就會出現形式上的教條，就會產生主觀裏的意象。一個作家的思想，生活，創作，是一個整體。而那時候，我深感到在偉大的革命思想的光下，在『腳踏實地』的實踐裏面革命作家所創作的文學，人民的文學，已經開始萌芽成長了。

今天，在中國的大地上，人民革命的洪流，摧毀一切的阻礙，逆流，反動，排山倒海的湧湧前進，獲得了偉大的勝利。這革命的洪流的方向和道路，正也表現在文學的領域裏，正也指示着我們前進的方向，我們前進的道路。

目次

序.....	一
--------	---

I

談「深廣」.....	三
永恆的主題.....	六
根本的問題.....	一二

II

藝術與政治.....	一七
------------	----

關於「客觀主義」的通信	二六
-------------	----

附錄：何其芳先生的信

突破自然主義	五七
再談突破自然主義	六四
論現實主義	七七
「出神入化」之類	一二九
釋「自然主義」	一三七

III

詩與真	一四七
「詩」與現實	一五〇
詩的氣質	一五五

詩的真實.....一六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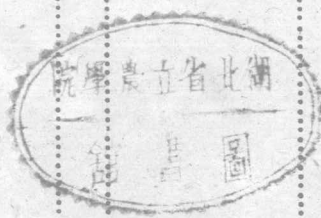
火花.....一六九

旗.....一七五

IV

堅持「腳踏實地」的戰鬥.....二〇七

台灣文學的方向.....二一八





談「深廣」

魯迅先生在『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』裏，說到他的『狂人日記』，說：『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，却比果戈里的憂憤深廣，也不如尼采的渺茫。』

深廣——這是兩個含意極深的字。

把作品的範圍擴大，人物加多，並不一定就能完成深廣；反而，在許多作家，常常變成了平泛和浮誇。

深廣不在形式上，在內容。

作品內容的深廣，本質上是由主題的具體，現實的深廣來的。這不止是認識現實，而且要潛化現實，深入它，概括它。

這樣，一個作家，非是科學理論的哲人和人民的戰士，在戰鬥中深廣了的人不

可。

深廣決非現實的抽象化，這是現實的血肉化，有了血肉，才有靈魂。

莎士比亞的深廣，在今天看，似乎是由思想上人性的抽象的發掘達到的，可是在他那個時代，這些思想是激進的，全新的，『棄去一切封建宇宙觀的原則與準繩』的，新觀念的擬理，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的東西。這使莎士比亞越過怯弱的中庸，達到深廣，以至於偉大，不朽。

只有認識了深廣是戰鬥，不是激情的憂憤；是真實，不是虛構的渺茫；這樣的作家，才能達到這個境界。

魯迅先生的深廣，不是偶然的，因為他不止是個藝術家，本質上是个戰士的原故。

在今天，有些作家正以為深廣是由迴避現實，由繞圈子的，浪漫的幻想可以達到的，並且在這方面費了極大的力，這是很可惋惜的事。更有些作家，完全看錯了寫作的目的，只求他的作品博得觀衆的歡笑和鼓掌，不惜違背現實以及人物的真實，甚至

曲意逢迎；這是難望接觸深廣的。

每個作家都有創作的根，好比花朵生長的土壤。人民的作家，必先作爲戰士而生活，才能作爲詩人而深廣的。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

永恆的主題

有些『純藝術』的作家，主張所謂『永恆的主題』；以爲在文學史上，像『愛』，『死』，『復仇』……之類的主題，曾經重複過千萬次，有過千百種不同的寫法，而到今天我們仍然不能撇開不寫，這是人生中永恆存在的糾葛，也是藝術上永恆的主題。

這說法原也有理，但是很顯然，這名詞中所謂的『永恆』二字，只有形式上的意義，並非內容上的規範。因爲愛，死，復仇，在形式上是永恆存在而且不變的；但是進一步看：愛，死，復仇是從屬於人的，而人，生活在各別的但是特定的時代與社會中，他們的愛，死，復仇的內容，也因時代因社會因人而變化萬千，並不是永恆不變的。愛，死，復仇只是人的生活內容之一，所以藝術上如果有『永恆的主題』，那意義也只能指『人和生活』，並不能是什麼凌空存在的玄虛的命題。『純藝術家』的